

国际文学大奖得主

✧ 经典文库 ✧

THE STORY OF THE PACIFIC

一位百科全书式人文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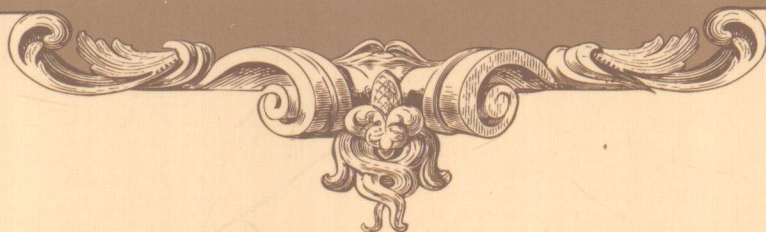
重温人类探险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再现人类探索和发现太平洋的历程 细数几百年来航海家的丰功伟绩

典藏房龙



发现太平洋



*** (美) 房龙 / 著 尹丹 张建萍 / 编译 ***

 金盾出版社
JIN DUN CHU BAN SHE

国际文学大奖得主

经典文库

THE STORY OF THE PACIFIC



发现太平洋

(美) 房龙 / 著 尹丹 张建萍 / 编译

 **金盾出版社**
JIN DUN CHU BAN SHE

内容提要

《发现太平洋》讲述了人类探索与发现太平洋的过程。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覆盖着地球约 46% 的水面以及约 32% 的总面积。那里不仅有浩淼湛蓝的海水、壮丽奇绝的风景、无坚不摧的风暴，更有无数的宝藏和无穷的谜团，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探险家去探寻、去发现、去揭开。房龙以简洁轻松的笔调、丰厚的人文知识底蕴，以全新的视角再现了人类探索和发现太平洋的历程，将数百年来航海家的丰功伟绩娓娓道来，让我们穿越时空去经历那一段历史，体验探索的艰辛，分享发现秘密的乐趣，欣赏绮丽的异国情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太平洋 / （美）房龙（Van Loon, H.W）著；尹丹，张建萍编译．—北京：金盾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082-8953-3

I . ①发… II . ①房…②尹…③张 III . ①太平洋—探险—史料 IV . ① N81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1228 号

金盾出版社出版、总发行

北京太平路 5 号（地铁万寿路站往南）

邮政编码：100036 电话：68214039 83219215

传真：68276683 网址：www.jdcbs.cn

封面印刷：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

正文印刷：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装订：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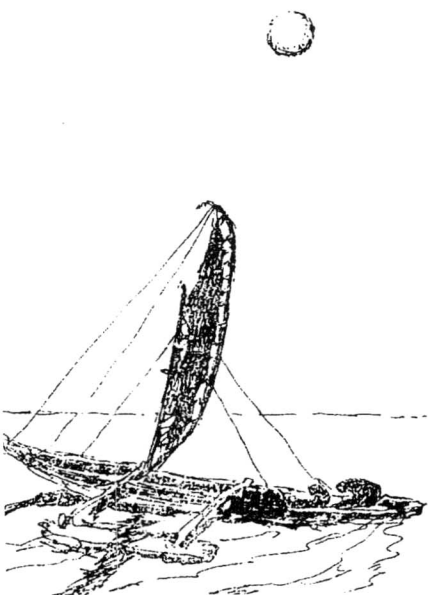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3 字数：208 千字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 000 册 定价：25.80 元

（凡购买金盾出版社的图书，如有缺页、
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第一章	001
巴拿马运河	
第二章	017
达连的古代遗迹	
第三章	031
白人到来之前的太平洋	
第四章	039
散落于太平洋中心的岛屿	
第五章	055
波利尼西亚人发现太平洋的历史	
第六章	079
白人来到了太平洋	
第七章	103
寻找神秘的澳大利亚大陆	
第八章	121
地图上出现了澳大利亚	
第九章	157
荷兰人最后一次在太平洋探险	
第十章	169
太平洋最后的发现者	



The story of the Pacific

发现太平洋

第一章

巴拿马运河

人生中的许多不同寻常的经历往往并不是想象中的惊心动魄，波澜壮阔，事实上却是非常简单而又平淡的。

我在幼年的时候，就听到过一些巴拿马运河的情况。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我的一个舅公迁居巴西。在那里，经历了黄热病的肆虐和大革命的骚扰之后，他不但毫发无损地幸存了下来，而且还积攒了一大笔财产。

他们全家在我六七岁那年回到了荷兰。我那几个奇怪的黑发黑眼睛的表妹很快就在这个荷兰的小镇上引起了阵阵骚动，成为小镇居民驻足观看的对象。但没过多长时间，她们就因为忍受不了这种“特殊的待遇”而躲到了巴黎和里维埃拉。在那里，她们生活得非常愉快。因为她们有着非常丰富的拉丁品位，当地的环境也比荷兰小镇更适合自己的。在小镇上，那些表兄弟们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和喜欢炫耀富有和魅力的漂亮女孩的性格格格不入。

我能推测出来，众姐妹寄居法国的那段时间并不是事事都顺水顺风，必定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事实上，她们曾经受到过一次莫大的侮辱，这种侮辱成为每个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乌云。

几个姐妹都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结成长辫能够垂到脚底的长发，她们也一向以此为傲。但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们坐上了去往枫丹白露^①的公交车。车内人头攒动，十分拥挤。众姐妹被乘客们推推搡搡。等走下车的时候，她们发现辫子竟然不翼而飞！大白天遇鬼了，真晦气！

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女孩子的头发被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因为当时的女性之中比较流行戴假发髻，而那些被偷来的头发则成为制作这项工艺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由于假发髻经常要戴在一种由加工布料制作而成的小帽的帽檐下，因此，这种原本50多年无人问津的小帽也就变成了抢手货。做这种发髻需要大量的假发，但假发的存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因此，一种以偷盗长发为生的职业就应运而生了。偷辫子的人不仅出没在巴黎街头，还会经常现身于其他各大城市。因此，那些留着长辫子的巴西人就在劫难逃，成为可怜的牺牲品。她们精心护理了20多年的长发，被那些锋利而又罪恶的剪刀“咔嚓”一声给毁掉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件事竟然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名叫法兰西的民族。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我亲眼见到了埃菲尔铁塔。这个建筑看起来像是墨水瓶，又像手表饰物，还像镇纸，埃菲尔铁塔加深了我对法兰西这个国家的认识。最后，我那些慷慨的表叔表婶们送给我的几套印第安民族服装，则来自于法罗·比尔举办的“国际大博览会”。这些东西，让我成为狂热的亲法兰西少年。

可惜，当时我只有7岁，要想证明我非常喜欢法国文明这种情感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要专心致志地去学习典雅高贵的法国语言。我被“你有”、“我有”这些艰难地发音给折磨得头疼欲裂。和我的母语荷兰语相比较而言，法语要复杂得多，常常让人觉得不知所云。大家都知道，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出版的《大教义问答录》就是用法语写成的。

不久之后，我就能轻松自如地运用这种苦涩的语言了。书店里每一个星期都要给家里送上一个文件夹，我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中找到巴黎的《画报》，

①枫丹白露：位于巴黎东南60公里，是法国中北部的重要旅游城市。

还可以把那些极具魅力、让人着迷的图片之下的介绍文字给翻译出来。从这些书画之中，我了解到很多费迪南德·雷塞布先生的事迹。他在成功开凿了苏伊士运河之后，准备再接再厉，在巴拿马地区开凿一条新的运河。只可惜，他的计划还没有付诸行动就夭折了——法国政府把他投进了神秘的监狱。

我们明白，儿时的记忆就像花园中的杂草那样顽固而又有耐性。你可以铲除、烧毁、毒死那些杂草，但却不能使之彻底消失。过不了几天，你就会看到，它们又在原地出现了，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因此，50多年过去了，我的脑海中依然有着巴拿马的景象，那里有着高耸入云的山峦、似乎永远都走不到边的密林，生活在这个地域的动物是野蛮的原住民和凶残的鳄鱼。

或许是这个缘故，当一个服务生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刻敲响我的房门，然后告诉我说：“先生，接下来我们就要到达克里斯托瓦尔^①了。”我就会迅速地披上长衣、穿上凉鞋，来到甲板上。接着，我就会因为迷惑不解而自言自语：“老天，船长是不是走错路了，把我们带到了荷兰湾？”因为映入眼帘的风景和我故乡的海岸一样美不胜收，我的感觉进入运河就好比是来到了马斯河或斯凯尔特河河口。

当然，船再走近一些，我就能够看出两者的不同了。克里斯托瓦尔的地势并不是十分平坦，上面偶尔会出现一些低矮的小山岗。至于景色，就和荷兰十分相似了。假如我乘坐的这艘船不是在鹿特丹而是在这里上岸的话，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虚怀若谷的美国政府非常慷慨地将这座城市以伟大的意大利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在当时，他正在计划着在运河的北部建立一个属于美国的河港，以此来避免从19世纪中期以后就成为举世闻名的文艺海港科隆产生直接的联系。

科隆的繁华已成过往云烟，旧址上并没有留下多少东西。威廉·阿思平沃尔建造了一条穿越巴拿马地峡的铁路，将重点设在这里。因此，在全球掀起建造铁路大潮的时期，科隆这个城市也跟着阿思平沃尔一起名扬世界各地。

当时，人们称呼这个地名叫阿思平沃尔。但是，由于已经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巴拿马人嫌这个名字太复杂，不久之后就又恢复了科隆（我们都叫哥伦布）

①克里斯托瓦尔：地处巴拿马运河的加勒比海入口处，因纪念哥伦布而得名。



▲ 太平洋的发现

这个简洁易懂的西班牙称谓。这个城市在一段时期内因为疏于管理而导致街道上污水横流，平地成为沼泽，也成为黄热病的制造者蚊虫们肆虐的地方。

1903年，美国政府在成功导演了一夜革命^①的同时，也在这里得到了一块势力范围，获得了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之间那一条狭长土地的所有权。在众所周知的和平条约中，有一个条款是这样规定的：“新成立的巴拿马共和国境内所有大城市的卫生管理权都归美国政府所有。”

剩下的故事则可以被视为戈格斯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位现代奇人的倾力相助，巴拿马地区就不可能出现一条人工运河。在此之前，只有在法国运河公司的经营下（这种情况和可怜的雷赛布时代非常相似），才能组织起规模可观的西班牙人、古巴人和法国人去掘土开河。尽管这些不同国家的人们都曾勇敢地在那个被上帝遗弃、瘟疫与黄热病肆虐的地方挖过河，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可敬的人们最后也都长眠于这块热土之下。

现在的运河地区，已经不再是蚊子的乐土，它们很难在当地存活下去，就像谚语中所说的那样，雪球根本不可能长期存在于地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举止优雅、谈吐文明的美南部绅士就完成了属于他的伟大使命，然后就把运河的开凿工程转交给另一个美国军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沟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捷径——自从1513年以来，这一直是航海人的梦想，到今天终于实现了。

那一年的运河地区，已经不再是蚊子的乐土，它们很难在当地存活下去，就像谚语中所说的那样，雪球根本不可能长期存在于地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举止优雅、谈吐文明的美南部绅士就完成了属于他的伟大使命，然后就把运河的开凿工程转交给另一个美国军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沟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捷径——自从1513年以来，这一直是航海人的梦想，到今天终于实现了。

那一年，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在安静的达连山峰成功解决了南太

①一夜革命：在美国政府的策划和支持下，1903年11月3日，巴拿马的一些政治人物发动的脱离哥伦比亚的政变。政变成功之后，美国政府得到了巴拿马运河的支配权。

平洋的问题之后，就在9月25日晚上被西班牙政府委任为“海军上将和司令官”。

职务的升迁对于严肃、勤奋却又不通人情世故的巴尔博亚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尽管他忠于职守，每日都不停地穿梭在地峡和城堡的建筑工地上，向远在天边的天主教西班牙国王送去很多这块新政府土地的描述，但却没有好报。他那些心胸狭隘、办事不力、缺乏条理性的同僚们都对他的职务垂涎三尺，一个个摩拳擦掌，想方设法排挤他、取代他。最后，终于有一个人的阴谋得逞了。

那个人仅仅是捏造了一个罪名，就轻而易举地把巴尔博亚送进了大狱。一个在开审之前就已经罗织好罪名的法庭走了一遍程序之后，就判了巴尔博亚死刑。在四年之前，巴尔博亚还是西班牙发现太平洋的功臣，当时的他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站在巴拿马地区最高的山峰上兴高采烈地喊着：“那儿就是太平洋！”但是现在，他却被污蔑为政府的敌人和王国的叛逆，死在小人的屠刀之下。

人们都对共和国过河拆桥的忘恩负义行为耳熟能详。但是，这个观点却是经不起推敲的，至少在运河流域（我后面会讲到这些），根本就找不到无懈可击的事实根据。事实上，无论是可能开凿运河的戈格斯还是完成开凿任务的哥达斯基，都受到了他们所服务的政府的重用和赏识。不过，政府给他们的薪水却非常低，以至于让那些私人企业都无法相信。在一些财大气粗的商人看来，一个美国医疗队少校或者是工程队的上校的收入只能买几条香烟。但是，我并不是经济学家，根本就无法判断他们所说的话是真还是假。不过，我还是要在当地逗留一段时间，并借此来说一下在我脑海中萦绕很长时间的一些想法。

由于我长期在新闻界工作，和一些陆军海军的军官都有所接触，因此，也非常理解他们的想法，同时也知道许多开明的社会人士非常讨厌日复一日的操练生活（他们讨厌操练，或许是因为胆怯，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很多人都瞧不起从安纳波利斯军校^①和西点军校^②毕业的人。他们认为，军校里的训练课只是花样子，没有任何意义，并因此埋怨设置此课程的陆军部领导们都是自以为是、呆板迂腐的官僚。

①安纳波利斯军校：美国著名的海军军官学校，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

②西点军校：美国最著名的军校之一，因学校坐落于纽约城以北的西点地区而得名。

不过，我的结论却和他们完全相反，从这两个军校里出来的学生，言谈举止明显要比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显得有素质。另外，我还发现他们有着名牌大学教授的素质，性格率真而又朴实，无论接到的任务有多么复杂，都会毫无怨言地去完成，从来不发牢骚，也不索取任何报酬。他们今天可能会被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维护当地治安，明天可能会接受在山地里开凿一条 20 英里长的沟渠，或者是在不激怒东京那些权贵们的前提之下去组织日本人偷猎海豹的行为，还可能被派到海上去搜寻一名落水的飞行员。他们胜利完成了任务，没有几个人会为他们喝彩。如果失败了，就需要承担所有的责难与非议。

但是，追求这种职业的人却是络绎不绝。为什么呢？那些对“军人意识”没有好感的人 would 认为，军人是一种公职，具有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稳定性。尽管这种职业没有多少油水，但却是旱涝保收，收入固定。只要公职人员能够遵守国家制定的几条基本原则，就不会被开除。无论世界经济是繁荣还是凋敝，他们都能如期得到薪水。只要美国政府不破产，这些身穿金条纹军装的军官们就不用担心公司不能履行义务。

除此之外，尽管这种职业的升职时间较长，但上升空间却非常大。那些有抱负的年轻人和海军部顶层办公室的普通职员享有同样的机会。那些办公室职员在普通的士兵面前并没有多少可骄傲的地方，唯一值得自豪的恐怕只有“我在工作上没有任何闪失”这一点——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和平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口中听到这句话。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却并不同意他人有关美国军人的看法。我对身穿美国军装的相关人员有着极佳的印象，这种印象在我的意识里已经有 30 年之久。我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他们和大多数从事其他行业或者是技术的人一点也不同，他们忠心耿耿、无私奉献、勇于献身。

有时候，我也会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那么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宁可放弃赚大钱的机会也要投身于收入菲薄的职业当中去呢？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种工作收入不高，却还是心甘情愿地加入其中。我想，我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们认为自己不太适应竞争激烈的生存方式才选择了军人这个职业，而这个职业也恰恰正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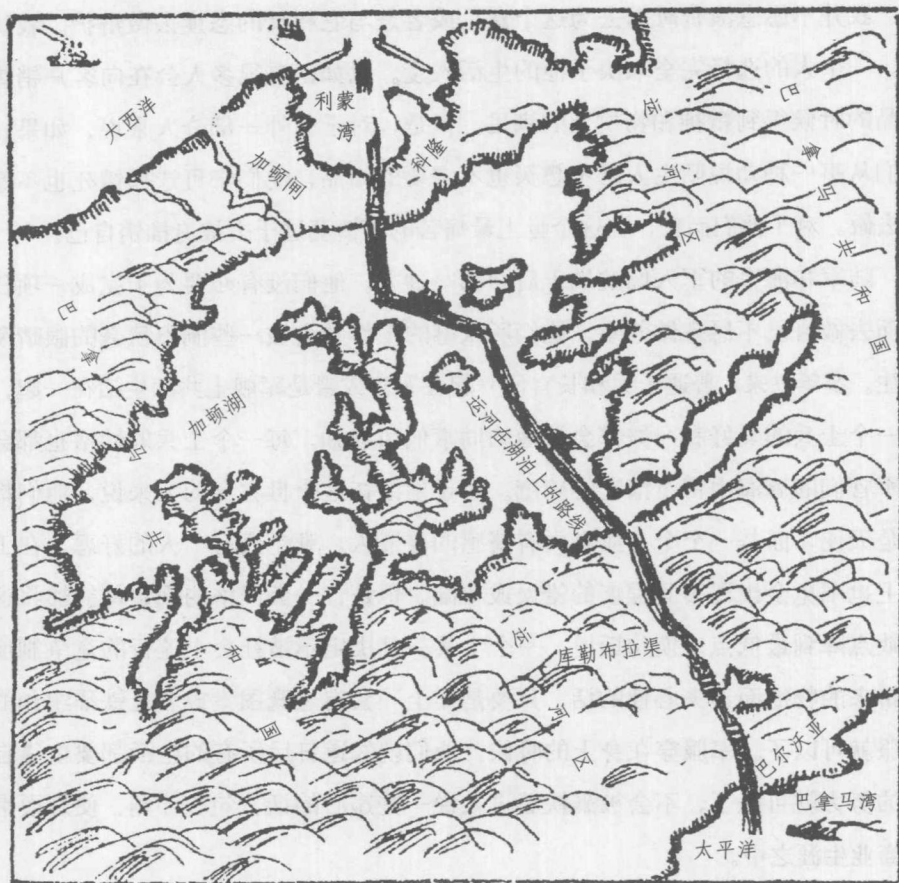
我并不愿意浪费时间去为这个意见或者是与它相反的态度去做辩护。我认为，一个人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他的生活态度。比如，有很多人会在向客户销售产品的时候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满足。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如果他们从事一种劝说陌生人既不想买也不需要的商品，他们宁可选择饿死也不愿意去做。对于他们而言，在这个世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去被迫推销自己。

陆军和海军的军人们就属于后面那一种人。他们没有必要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而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总会被一些洞察秋毫的眼睛所关注。多年以来，普通士兵和长官们一起在军营或者是军舰上共同生活在一起，每一个士兵的爱好和习惯都会被他的同事们所熟知，每一个士兵的性格也都会军官们的脑海中留下清晰的轮廓。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他们都不是天使，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人，难免会有个人的好恶，在工作上也会难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错误或疏漏。但是，一套严格的规定却能够将这些缺点降到最低点。换句话说，一个士兵一旦决定不被社会上流行的竞争制度所带来的物欲而迷失心性的话，只要是穿上一套有老鹰图案或者是铁猫纽扣的制服就可以了。军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日后所有的生活都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不会被裹挟着进入说一些违心的话、勾心斗角、使奸耍滑的商业生涯之中。

有为数极少的一些人，性格慵懒，趋炎附势，偶尔也能得逞，在军营中利用纳税人的钱过几年舒服的生活。但是，绝大多数人却并不是这样的，他们都为人正派而又诚实，并且也都有一技之长。他们不愿意在竞争或者是为了攫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而损害自己完整的人格，不愿意和那些蝇营狗苟的人同流合污。

关于开凿运河的人，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关于巴拿马运河的一些可供参考的数字统计以及当地的地理情况。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是大致知道巴拿马运河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运河。其他的运河就好比是一株美人蕉或者是一节芦苇竿的管道，也非常像浴室之中的水管，水流可以顺利地从中流过。巴拿马运河也不像一般的运河那样是在泥土之中挖掘一条水沟，而是很像水流经过了一个类似阁楼的建筑。这条运河除了能够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之外，还是途经此地的商船唯一的通道。



▲ 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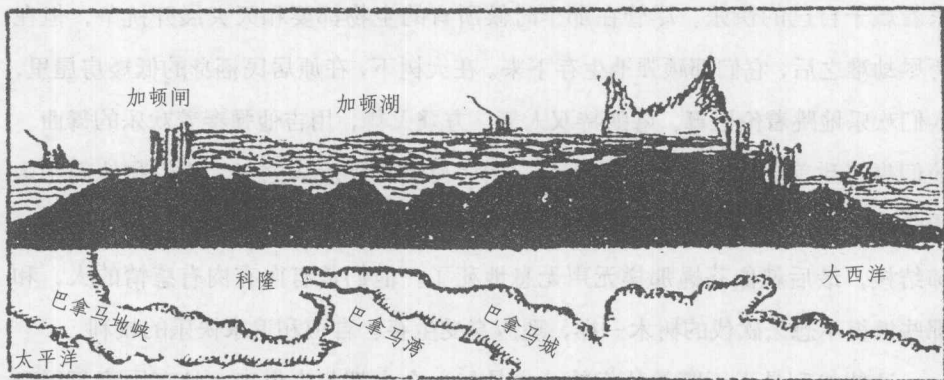
巴拿马运河每年的运输量高达 2900 万吨，比举世闻名的苏伊士运河只少 700 万吨。由于河道较窄，一些体积较大的轮船途经此处可能会搁浅。不过，我们没有必要对那几艘水上怪物操心，从现在的种种迹象上来看，它们很可能是最后的超级豪华巨轮，已经来日不多，行将就木。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会和那些错误地将重量看成质量、把恐龙当成造物主的文明一起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之中。

运河流经的美属领地是一块条状的区域。以航道为中心，东西各 5 英里。不过，巴拿马城和科隆并不在这块领地上。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当地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之后，这两个城市就成为巴拿马共和国的领土。运河所流经的区域并不属于私人所有，所有权统统收归美国政府。因此，那些外来的游客们来到

此地之后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地区的出色管理者并不是私人企业家，而是当地的政府机构。

整个运河地区的气氛显得宁静而又高效，小巧的电动车有条不紊地在河道上穿行，一点噪声都没有。这里的卫生设施十分完善，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觉得自己生活在天堂里，也都坚信自己能活过 100 岁。在这里，那些技术含量较高、工序复杂的工作都要在白天完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运河始终处在稳定而又理想的运行状态之中。从欧洲去往亚洲的很多船只都会经过此地，每一条船的船主都会附上一笔高额的运行费用，于情于理，他们都应该得到快速而又高效的回报。巴拿马运河不同于穿过平坦沙漠的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所要支付的成本只是长期疏浚河道的费用。这个三层的巴拿马运河却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下面，我将用一张图来对其进行说明。

如果你是从大西洋乘船来到运河的话，就会首先途经科隆城的所在地利蒙湾。等船进入运河河道之后，就会发现两岸开始向里收拢，船也会随之来到加通船闸。从这时起，船就等于是朝着上方航行，船上的乘客们也就可以开始兴



▲ 巴拿马运河部分截面图

奋而又新奇的旅游了。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由于从拖船进闸向空中提升 40 英尺的一切动作都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如果乘客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注意船身和水位的变化，就很难切身实地地感受这一过程。当你坐在座位上静静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演出时，船已经非常平稳地到达了加通湖。

仔细观察一下船向上走的过程，就能看到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你会看到船在一条类似自动扶梯的水道之中平稳上升。小型电车出现在与运河平行的地方，不声不响地把船只拖到第一个船闸中去。接着，就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船后将闸门关闭。然后，船只就开始了“上升之旅”。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需要三次重复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平静又急速，你还没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船只已经到达了超出海平面 85 英尺的顶部。

我们在乘船经过巴拿马运河的那一天，非常幸运地遇上了天朗气清碧空万里的天气。不过，我在船上想的却是如果碰到了阴雨天气拖船的程序应该怎样来进行和完成的问题。船只驶出运河不久，我就一一领教了热带地区的和风细雨、狂风暴雨和倾盆大雨。不过，当天早晨我却对那里明媚的阳光充满了无限感激。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切实地感觉到诺亚乘着方舟在航行了 39 天之后的那种迷茫与失望。你会感觉到自己在一望无际的洪水中没有目标地漂泊着，在水面上看到从水中冒出的星星点点的树梢，观察到在别处无法看到的悲惨景象。在这个时候，你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法国画家多尔画的诺亚时代的洪水泛滥图——在此之前，这些树木还能够自由地享受雨露，体验着成长的快感，追求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尽管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生物都要和天灾展开抗争，但在历尽劫难之后，它们都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大树下，在原居民栖身的低矮房屋里，人们欢乐地跳着伦巴舞、塔朗特双人舞、方登戈舞，用吉他弹奏着欢乐的舞曲。他们靠着甜美的热带水果维持生命，然后死于各种疾病之中。他们和他们相依为命的妻子儿女们都染上了各种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麻风病、牛皮癣、伤寒、肺结核，最后就像苍蝇那样无声无息地死了。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和那些懒得不想去砍伐的树木一样，理应享受生存、自由和追求快乐的权利。

这些权利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也是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外在因素不得干预和剥夺的权利——我是站在那些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公民立场上说出这番话的，那些善良的人们觉得这些棕色皮肤的同胞们非常可怜，受尽了上天的不公正待遇。其实，这些原住民并不这样认为，在过去，他们一直都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只是到后来，可恶的白种人粗暴地闯进了他们的乐土之中，逼迫着他们穿上裤子，硬逼着他们使用牙刷和牙膏，胁迫他们把孩子送到红十字会里去注射预防传染病的疫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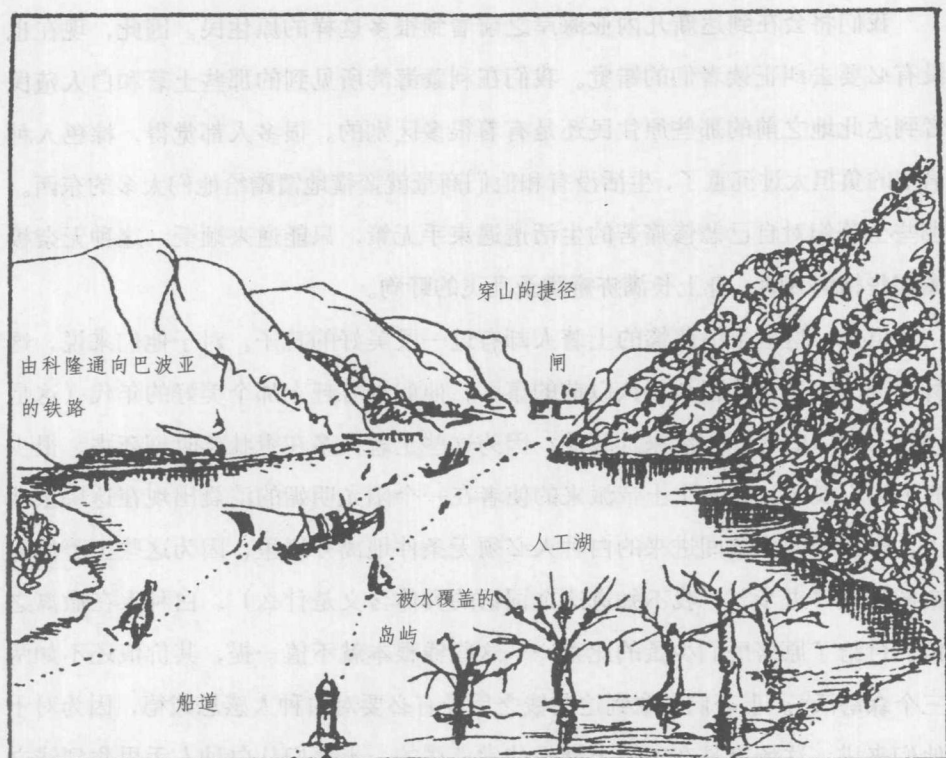
我们将会到达新几内亚海岸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原住民。因此，现在也没有必要去纠正读者们的错觉。我们在利蒙海湾所见到的那些土著和白人殖民者到达此地之前的那些原住民还是有着很多区别的。很多人都觉得，棕色人种肩上的负担太过沉重了，生活没有和他们商量就蛮横地馈赠给他们太多的东西。那些土著们对自己悲惨痛苦的生活遭遇束手无策，只能逆来顺受，这种无奈极像那些相貌丑陋、身上长满疥癣跳蚤乱飞的野狗。

但是，这些生活悲惨的土著人却有过一段美好的日子。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幸福的日子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没有赶上那个美好的年代（这是按照当地人的计算方法来计算的，因为这些土著大多在青壮年时期死去，很少有人可以长寿）。一个上帝派来的使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出现在这块土地上，告诫那些先前闯进来的白种人必须无条件地离开这里，因为这些土著们的家园正在“进步”（我不知道这个词语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白种人在撤离之前，付给了原著民们少量的比索——这些钱根本就不值一提，其价值还不如两三个森塔沃^①。土著们在拿到这些钱之后没有必要对白种人感恩戴德，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这场交易在本质上就是非常荒谬的。土著们从白种人手里拿到钱之后，就大肆挥霍，去买斗鸡、买政府发行的彩票、给老婆购买廉价的项链首饰、给孩子买糖果。结果，一周之后，所有的人都身无分文了。然后，他们就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附近某个山谷之中，住在那摇摇欲坠的窝棚里面。在那里，他们默默地向上苍祈祷，希望那个可爱的天使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盼望着愚蠢的华盛顿政府能够在几天之后再次开凿一条运河，而新开凿的运河所淹没的几百平方英里的土地恰恰包括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我写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漏洞百出。土著人在离开故土的时候，很可能会像清教徒离开斯科鲁比^②那样依依不舍。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土著人的身上根本就找不到一点清教徒的痕迹。如果他们是清教徒的话，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白种人在自己的家园兴建水利工程，而是会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掘地开

①森塔沃：一种货币单位，相当于“分”。在菲律宾和墨西哥等国，1比索等于100森塔沃。

②斯科鲁比：英国地名。



▲ 运河的大部分都是由一个湖改建而成的

河，然后舒舒服服地乘坐着汽船在旧金山和纽约之间自由往返了。事实上，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依然在贫困的生活中苦苦挣扎。因为贫穷和短寿，土著人都表现得愤世嫉俗。同时，他们对于未来都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感。尽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但是他们的灵魂却并没有皈依上帝，依然居住在遥远的恐怖地区。他们的恐惧源于基督教的地狱之说，又和现实生活中那些折磨人的医疗器械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白种人会用这些东西在他们的手臂上打针注射药物，借此来免除他们身上的疾病、防止瘟疫的肆虐——在历史上，解决土著人口数量过多的方法不是靠节制生育，而是通过这些常见疾病的传染。

毋庸置疑，瘟疫对当地人的折磨会让人想起那些濒临死亡的树，那些像鬼一样的怪树朝着天空举起苍白的臂膀，让旁观者见识到了无力的坚持与痛苦。在我登山的那段岁月里（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非常佩服树木身上表现出的勇气。

它们身上强烈的生存意识促使着自己去排除世间万难，这种勇气，即便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望尘莫及，自惭形秽。哪怕岩石之中只有一条带着泥土的缝隙，它们就能在此扎根生长，无论是狂风还是暴雨，都不能阻挡它们的成长。高山之上，空气稀薄，只有极个别的昆虫家族（如果有一点可能的话，这些昆虫们也都会让自己舒舒服服地生活在含氧量比较高的地方）在这里安家落户，其他的生物绝不会和此地的树木一样选择这种被流放的生活方式。如果这些树木能够在荒山之中安全度过十年的话，就能够骄傲地进入成年期。但是，陪伴它们成长岁月的，却是毁灭与打击。冷酷的狂风似乎了解这些孤单的闯入者任由它们摆布的事实，因此就无时无刻不用疯狂的嘶叫声来恐吓它们，把它们悉数杀死。

在一开始的时候，狂风会让那些树木不停地摇晃、舞动，直到它们弯腰屈服为止。在狂风的袭击之下，可怜的树木就像一个个被众人包围的斗士。接着，狂风又会利用自己灵巧锐利的手去折断树木的手臂和手指，还会把树的后背扭弯、将它们的大腿砍断。这些树木就像我们已经长期遗忘了的法国嘉罗琳王朝里那些勇敢的斗士一样，依靠着躯干之上残存的老枝条做着最后一搏。如果这些老枝条也被狂风砍去，那么，第二年春天，它们的“遗迹”之上将会生长出一些新鲜的树芽。它们的存在好像是在向世界发出呼喊：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它们永不服输，即便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也不会束手就擒，任人摆布。

我最好还是就此打住，沿着原先的话题讲下去。我自幼就对桥梁、运河、隧道这些人文景观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我看来，它们是人类在和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最成功的尝试。大自然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它们在地面上规划好了一道又一道很深的河流，然后对人们说：“去吧，我的好孩子们。你们可以放心地居住在这些美丽的土地上，但是你们一定要切记，每一个人只能呆在那块生你养你的那一小块土地上，因为这是我安排好的方式，也是我管理世界的最佳方式。”在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逆来顺受，接受大自然的安排，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做不了。等到人们掌握了给山羊皮充气或者是在篮子里填满泥土之后的技能，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就会发酵，大胆的人们就盼望着能够穿过河流去观察对岸的土地上隐藏着什么秘密。接着，他们就发明了代替木排的小船，最后，他们还会告别那些不能给他们的安全带来十分把握的运输